

刘		瑜	x	刘	军	宁	x	许	知	远
熊		培		云	x		刘			瑜
刘	苏	里	x	余	泽	民	x	韩		松
张		翠		容	x		梁	文		道
摩				罗	x		陈			远
何		伟	x	张	铁	志	x	许	知	远
					林			奕		华
贾		樟			柯					
郭		于		华	x		孙	立		平
林				聪	x		杨			英
威	廉			施	密	德	x	毕	淑	敏
郭				凯	x		刘			瑜
钱		理		群	x		孙			郁
崔	卫	平	x	寇	延	丁	x	全	宗	锦

盗 火

严彬 马培杰 / 编

凤凰网读书文库



盗 火

严彬 马培杰 / 编
凤凰网读书文库

出版统筹 汤文辉
品牌总监 范 新
责任编辑 范 新 赵 金
书籍设计 广大迅风艺术 刘 凇
责任技编 李春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盗火 / 严彬, 马培杰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495-4513-1

I. ①盗… II. ①严…②马…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919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 61 号 邮政编码: 524002)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9.75 字数: 23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8 000 册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做个自由幸福的读书人

这样一个娱乐至死和网络至死的年代，静心读书的日子，已变得比北京的蓝天还少。

网络无处不在，快餐化、碎片化、娱乐化、情绪化的海量纷繁信息，通过微信、微博、电邮、短信、推特、朋友圈、APP推送、游戏更新、电商打折、APP更新等，以“非死不可”之势来袭，马不停蹄地消费你我，吞噬着我们吃饭、如厕、开会、驾车前后的分分秒秒，不知不觉中，夺走我们的闲暇时间，扼杀注意力、思维力、原创力。我们内心日益浮躁、肤浅、纠结、冷漠、迷茫，渐渐远离思考的价值、理性的尊严、内心的宁静和生活的本质。

在电视与网络的双重夹击下，在这个制度转轨、社会转型的大时代，在物欲膨胀、消费过度、理想无力、信仰已死、意义缺失的当下，个体如何能不随波逐流？靠什么保卫我们的自由？

答曰：读书。

读书？读书有什么用？

当视讯取代文字，数码取代铅字，从纽约到京港沪的民营实体书店一个接一个关门；当年轻人日益感受理想丰满现实骨感、上行遇阻、社会板结、身份决定未来——书、书香、书店、读书、读书人、读书会，这些词会继续存在多久？我们离书的墓地有多远？

最近一次参加凤凰网读书会活动，重回睽违二十多年的涵芬楼书店，又看到、触摸熟悉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回想起八十年代末轰轰烈烈的大学里的读书会、全国书展、全民读书热，还有那套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那时想象的“未来”，从时间上应该已经到了、甚至过了吧？

从那时到现在，回望文明的过去，遥想人类的未来，书籍，随技术、社会的演进，无论展现形式怎样改变，哪怕遭受时代的冷遇，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永远不能、也不会消失。

读书，带给人力量、智慧、自由、幸福，带给我们美好的社会。

读书意味着知识，知识就是力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也许受到整体社会环境的制约，但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相对更容易被个人所把握，因个体努力而实现。古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管是什么样的X二代，要想冲出身份社会的陷阱，“读书改变命运”仍是颠扑不灭的真理。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艰难而持续地演进，知识就是财富，读书就是力量，知本胜过资本，这个大趋势也将越发显现。

读书意味着智慧。在汲取知识之上，读书使我们有幸与古往今来的伟大灵魂及人格对话，超越生活时空或命运境遇的局限。透过书籍，我们得以体味先贤亲历的或作品中勾勒的人生颠沛、困顿、聚散、寂寥、苍茫、坚守、悲悯、决绝、风骨、情怀，虽不能至，心向

往之。人生旅程，千回百转，最难得春风得意马蹄疾，又或是为伊消得人憔悴，更无论望尽天涯、千帆过尽、蓦然回首。书籍的力量，帮助我们在关键时刻豁然开朗，以智慧勇气作出最明智的选择，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终生的读书，是生命智慧的不断修炼，是人生体味的反观升华，让我们从年少时的率性、偏执、勇猛、激狂，到达成熟后的雍容、豁达、圆润、平衡，在看清了功名富贵的转瞬即逝之后，终不改追逐梦想的本真之心。

读书意味着自由。我们汲取书籍的力量、智慧，通过自足、自信、自主而自由。这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它比人们想象的建立在财富基础上的自由意志的自由更加真实、高尚，而不受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等支配的“自由意志”并不存在。古今中外智者先贤的书籍智慧，以高山仰止的深邃思维与广阔视野，抚慰我们骚动的自我，帮助我们超越波澜起伏的不受约束的激情，达到内心平和与平衡的东方智慧之境，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自主的人，即使在面对人生苦难或社会动荡时，也能拒绝做环境或命运等外力他律的奴隶，而“平静地背负起所有赤裸的真理，直面一切现实，达到至高无上的权力”（济慈）。

读书意味着幸福。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每个人都有多少件“未完成”的心愿、梦想，或秋月当空，对酒当歌，或埋于心底，深夜梦回。兰亭已矣，梓泽丘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在时空上的渺小，生命本质的悲剧性，怎不让人感慨唏嘘。读书，给我们力量、智慧与最高的自由，让我们跨越时空岁月，超越人生的无常，摆脱对死亡的恐惧，无论人生境遇，在每一个瞬间和当下，乐观地接受现实的不完美，以平静的心

态，享受生活中的美好，追寻精神上的永恒，成为自我幸福的主宰。

读书，使社会更美好。儒家读书人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国家社会而言，一个热爱读书的民族才会有光明的未来。通过读书，才能发展、保障个体的知识素养、自由精神、独立人格、道德勇气；读书的人越多，理性的力量、民意的声音、公民的意识、民主的实践、公共生活的参与才能越壮大，真正的现代性文明社会才可能建立。

这套“凤凰网读书文库”的精神之源，多是我（和我们）钦佩敬仰的作者、学者、思想者以及精神上的老师、人生中的朋友，为之代序，荣幸而惶恐。

让我们一起，做个自由、幸福的读书人。

凤凰网新媒体首席运营官 李亚

2013年11月3日



序：做个自由幸福的读书人

- 001-031 作为生活经验的政治
——政治是什么以及如何谈论政治
刘瑜 × 刘军宁 × 许知远
- 032-044 自由是我们自己剥夺的
——我们为何失去了自由
熊培云 × 刘瑜
- 045-064 大洋国的社会转型
——从《1984》到《1985》
刘苏里 × 余泽民 × 韩松
- 065-087 革命是一种乡愁
——《中东现场》的真相
张翠容 × 梁文道
- 088-109 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
——自审什么以及如何自审
摩罗 × 陈远
-

110-129 用戏剧为这个荒谬时代把脉

——关于生活，关于戏剧

林奕华

130-143 小城故事多

——何伟笔下的中国

何伟 × 张铁志 × 许知远

144-160 谈谈我们这个时代的苦难

——关于机会结构与社会公正

郭于华 × 孙立平

161-178 寻找一种永远向前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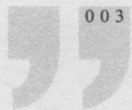
——贾樟柯梦中“问道”记

贾樟柯

179-196 朝圣是一种穿越

——从我们的佛缘讲起

林聪 × 杨葵



197-217 幸福三境
——施密德与毕淑敏的“幸福菜谱”

威廉·施密德 × 毕淑敏

218-242 谁能把问题“郭凯”下？
——“王二”的经济学

郭凯 × 刘瑜

243-262 民主之前
——我们如何学习讨论

崔卫平 × 寇延丁 × 全宗锦

263-295 鲁迅，未完成
——寻找鲁迅的现代意义

钱理群 × 孙郁

跋：天空还有飞鸟的痕迹

作为生活经验的政治

——政治是什么以及如何谈论政治

政治是个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东西

刘瑜：这次演讲的题目就是“作为生活经验的政治”，我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我们当代的中国，我们谈论政治，经常有两个误区。

一个是把政治作为一种高层的精英活动来看待，比如说：政治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要开什么会了，领导又接见谁了，中央又发什么指示了。我记得小时候老师给学生写评语的时候，一般第一段总是会写你的政治思想状况，老师们特别爱写某某同学特别关心国家大事、经常阅读《人民日报》、观看《新闻联播》等这样的评语。凡是这种视角它都是把政治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而不是说渗透着、包围着我们的柴米油盐的生活的这么一个东西。

像我们这代——更早几代人可能更是这样，可能你们在座的很多80后，也许经历这种东西少一点——在饭局上，经常会看见有人特别振奋地窃窃私语：你知道那谁谁是谁的人吗？你觉得那谁谁十八大有

戏吗？这种对高层政治的热衷，我觉得不仅当代中国是这样，实际上我们的传统就是这样，我们的正史就是这样写的。我们的正史实际上是什么？就是一个宫廷八卦史，就是皇帝亲信了一个小人谁谁的谗言，没有听好人谁谁的话，这个朝廷就完了。就是这么一种认识历史的方式，认识政治的方式，我觉得它是一个误区。

另外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把政治看作一种纯粹概念性的、理论性的、漂浮的东西，不去追究你的判断以及这些概念性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现实经验论据的支持，我觉得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

因为讲到这一点，我就想起，前一段时间许知远同志跟我交流和另外两个所谓的“新左派”前辈的对话。像许知远这种“反动派”，肯定和那些“新左派”发生了一些辩论。他说当时辩论到最后，那两位“新左派”的前辈就会说他：你看你，你为什么会上自由主义的毒呢？是因为你读书太少了，因为你读书只读到了19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你没有往下读，所以中了这个毒，你如果往下读，你就会意识到，比如说美国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等等。

我当时听了这个话，印象挺深刻的。后来我就在想，如果是我在那里，我可能不会这样跟他们辩论。因为这两个“新左派”的前辈，有一个还是在美国的著名大学教书，教文科的，你跟他比阅读量是比不过他的，你跟他讲哈耶克，他跟你讲福柯，你跟他讲福柯，他跟你讲德里达，你跟他讲德里达，他跟你讲德勒兹。就是说你是不可能真正辩论过他的，所以我说如果我在那里，我不会这样去跟他辩论。如果他跟我讲福柯说什么，我可能会跟他讲我二舅说过什么，他跟我讲德里达说了什么，我可能会跟他讲我表弟身上发生的故事。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他企图不断地把你往理论的高峰推的时候，你要不断地把他拉回到现实当中来，我觉得这是我们讨论政治的一个正确的思

路和方法。

否则，如果按他那种思路去思考问题，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刻舟求剑。就是你把那些西方学者的名字刻在你的船上，然后去找那把剑，实际上你是找不到的，但是你刻了很多很多的名字，你以为你离剑越来越近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误区。

在我看来，面对这样两个经常出现的误区，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讨论政治的方式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事实本身。这是我们讨论政治时非常必要的一个态度。那回到生活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前两天，我跟另外一个记者朋友聊天，因为我写时评嘛，他就说道：“有人说女人谈论政治是行为艺术。”这话听起来很奇怪，我说这是对女人和政治的双重误解。因为政治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像你现在住的这个小区，今年物业费是2000，到了明年加成3000，然后你心里就会犯嘀咕，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加这1000？这1000块钱用到哪里去了？这1000块钱跟你商量了没有？你到物业去讨论这个事情，甚至去抗议，这对你来说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实国家生活是一样的，只不过把它无穷地放大了而已。政治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说，比如，最近在讨论加房产税，这个房产税要不要加？加多少？而我有没有发言权？再比如说，像我住的那一带，一到晚上的吃饭时间就特别不好打的。其实这也是政治。这涉及什么呢？比如说，政府的出租车管理有没有垄断，或者发放的牌照够不够。还有，我知道中国很多家长，都在苦恼是让孩子正常地上学呢，还是让他去学奥数。我说：“你为什么要让他学奥数呢？”他说：“奥数加分。”那我就说这也是个政治问题。谁来规定你学这个可能没什么用处的奥数能够加分？这种事情是谁作出的规定？这个规定合不合理？

我的意思是说，政治本身，它是一个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东西，

没有必要把它看成一个很高层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它的主角不仅仅是政治家，它的主角更是我们自己。这就是我说的回到生活本身。

而回到事实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对一个事情作出判断的时候，我们要想有没有论据去支持它，我们要想这个宏大的判断是不是一个漂浮的东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面对这样一个判断——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这是一个经验的判断，你是可能去检验它的。

你怎么检验它？你可以看美国政策的决策和民意调查的结果，你可以进行对比。比如，在教育政策上——提高教育的开支——它的政策是这样的；然后你看民意调查是不是这样的，你如果能对上，它就不虚伪。当然事实上有很多调查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媒体报道比较多的情况下，民意调查和政策往往是相符合的。当然你可以说，我不同意这个标准，你可以提出其他的标准。比如说，看这个国家的福利和社会保障民生等方面的开支占它的财政开支的百分之多少，这也是一个可能的标准。比如美国，实际上连年在联邦的财政开支中，50%以上都是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开支，所以它是有标准的。

我们常常受到层层伪现实的屏蔽

刘瑜：所以我们要回到事实本身来讨论政治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观察政治的方式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事实本身，那听起来是不是很容易呢？是不是我们东张西望一下，就了解了政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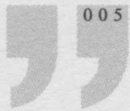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我们观察政治，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事实本身是非常困难的，有非常多的障碍，而这

是由于我们受到层层伪现实的屏蔽。这种伪现实的屏蔽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第一层就是权力的屏蔽。我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贾樟柯的一个访谈，我对其中的一个片断印象非常深刻。他讲为什么他会拍像《小武》《站台》这样的电影，他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发现他看到的电影，关于中国的电影，和他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他发现，比如说吃早饭，他所看到的中国人吃早饭是：你推开一个黑糊糊的厨房，桌上摆着剩菜，然后你把它热了一下，可能也不太好，就糊弄过去了。可是在电视上、电影上，你看到的早饭是什么样的？是一个窗明几净的餐厅，左边一杯橘子汁，右边一个煎鸡蛋，有人推开一扇门说：“我昨天晚上刚从巴黎回来。”——这是他看到的，我们的电影是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而且，比如说中国 2006 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群体性事件是 9 万起，那就是说相当于平均每天几乎有两三百起。我们在电视里看得到吗？我们在电影里看得到吗？我们看不到。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在 2008 年的时候，美国大选嘛，我当时在国外，但是我也会看新华网或者是新浪网的报道，然后就看到，中国对这方面的报道铺天盖地，不但讨论他们的政策，候选人的背景，有时候甚至具体到希拉里那颗眼泪是不是真的，或者是，麦凯恩的老婆是干什么的。这让我觉得特别滑稽。

为什么？因为于己，我们是不知道的。就是说权力的屏蔽导致我们生活在一个哈哈镜的世界里面。有些很重要的东西被无限地缩小，有些其实很不重要的东西被无限地放大。而生活在一个哈哈镜的世界里面，我们看不到我们真实的生活和事实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权力屏蔽的世界。



还有第二层屏蔽是什么呢？价值的扭曲或者缺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看到了，但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件事。为什么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件事呢？因为我们的价值体系不支持我们把它看成一件事。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关塔那摩监狱事件，在美国影响非常重大，就美国政府未经审讯关押了几百个恐怖分子嫌疑人这件事，引发了风起云涌的抗议，从公民团体到律师团体，到新闻媒体，甚至很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也会针对这件事情来抗议美国政府。

但是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件事吗？我们有多少人把它当成一件事来看待呢？权力的屏蔽，最多是导致你敢怒不敢言，但是我们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怒呢？价值的扭曲或者缺失，会导致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力的严重下滑，而且对事情的观察是有选择性的，我们可能会 look at something，但是不会真正 see it，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事情，但我们不会真的看见那些事情。

非常有趣的一个对比是：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是事情的，我们不把它当做事情；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不是事情的，在我们这里可能就成为事情。举个例子，前两天我看电视，有点被“雷”到了。当时的那个节目讨论什么呢？在讨论中学的校方有没有权利管理女生的发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女孩子给逼死了，她可能烫过头发，然后学校就三番五次地说她的发型不合格，因为小孩子精神比较脆弱，就跳楼自杀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对我这种人来说，我觉得凡有这种讨论，都是对人的羞辱，因为谁有权利来支配我的身体？谁有权来限制我怎么使用我的身体？但是我们，不但有这种讨论，而且现场的很多嘉宾、观众都非常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是有权力管理你剃什么发型。”所以，有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就会有怎样的问题意识。一方面，我们觉得女孩子剪什么发型